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四

婺源汪紱稿

書柬

寄鎭衢王遊府書

舊冬辱爾晉謁荷蒙不棄疏狂縱談竟日更錫以詩箑聯句感謝何盡承惠教留意治心之學紱敬佩終歲不忘竊思天地生人其所以異於萬物者只有此心耳顧心同而治心之學不同故莊周逍遙釋迦般若皆各爲治心之學然必遊其心於寥□廓與寂其心以觀自在則是皆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豈不辜負天地生人而與以此心之

意乎竊謂此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則傷此心不可不養而效異說之空虛則廢事理甚乎常恠奇可以不慕生世有定分富貴可以勿求惟是盡心於其所當爲與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於面壁九年而一旦徹悟齋心閉門而一日千里此則吾心之虛靈以靜而有所見理或有然然而偶有奇中未必其所見之眞矣鄙意如此不如其有合不時逼歲暮倉猝拜別未悉老元戎意旨今二月上旬 敍 抵江邑擬再登龍門詳領大誨適值麾下

公出未獲接見怏怏至楓茲以讀書稍暇敢虔致尺素肅請金安併仲前說祈更垂誨所諭先兄易原一書柰舍姪廣東未同未能復命併此奉復臨穎瞻仰之至

與金斗望書

世俗頹壞異端蠭起先王之禮墜地久矣魁也奮然有志於禮則當世之譏議所不能免然豈竟無一二知禮者擊節賞之女其行之無庸慮矣但禮非具文之謂其謂必有以自盡其愛親之實者古禮之詳所不能盡舉古禮之大綱如哀毀之節厚

終之具皆宜竭力致之果其不酒不肉不聽樂不處於內寢苫枕凷泣血三年送死而已復生有節則父兄不欲於始者未必不可謂知於終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如其不然恐反爲俗人詆也勉之勉之

答沐天叔書

閱尊叔試卷已膺呈薦而額溢見遺此不必爲憾蓋文章在我遇合惟人如詭遇果可獲禽則今日誰非詭遇者若詭遇而不能必其獲禽則何如範我馳驅以待百年知己況今時墨腔膚爛已甚縱

令一時倖售亦大非吾所願爲矣惟尊叔留意根柢爲立言可不朽之業勿以一時得失介懷餘言不盡

答余秀書書

詩義策略二序過蒙推獎恐未克當然足以見賢尊信之誠又不勝爲吾道有人喜也書經詮義失稿屢欲重復記憶成書奈目下方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故未遑及俟樂經既完固當從事尚書矣至於史事比六經自可稍後要宜於暇日及之年譜語錄諸項則且欲聽之兒輩詩賦文稿以及時藝

皆頗有成集但近作有未錄者耳易義從古本蓋
朱子本義之舊卽今
御纂周易折衷亦未嘗不從古本也儀禮周禮二
經當合戴記參考乃能有所決擇而家貧苦未能
儲書自恐見聞未廣故屢欲從事輒復閣筆其詩
義及四書詮義則尚欲更刪苦無暇日惟秀書既
確知尊信卽望代爲刪訂一二善與人同無分彼
此也顧經書浩煩心長手短三禮之未能卒業在
朱子且不能無憾而 愚 欲盡及朱子之所未及亦
毋乃太奢願矣九峯勉齋之事猶將有望之秀書

者其勉之夫

再答余秀書書

前接來書知秀書悅慕之誠留心聖學將來此道得有傳人不勝欣慰來書問主一無適及分知仁勇之說前書倉猝未能盡言茲復條析陳之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此語自程子言之無適二字實本孔子無適也之無適來主於一而無專主文意本自明白若將適字訓往字則無往二字不成文義勢必加一他字方才可解是未免添湊矣蓋敬字兼動靜該內外主一無適四字上下相足義

理始全靜時主一所謂閑邪存誠所以言有主則虛廓然大公然後能物來順應若先有所專主則所謂物來奪之而事反爲之主心之本體不見矣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卽心之本體而已程子曰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彼又不之此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夫曰中曰內皆以未發之中言曰不之東不之西不之彼不之此正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四方八面無不照徹乃不偏之謂中正無專主之

義非無他往之義也故曰直內是本主一即主此中無適即不偏之謂中程子又曰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曰敬則自虛靜合數條以觀則靜時之主一而不可有所專主其意亦甚明矣至若動時主一則愼獨審幾使之發而中節之事程子曰宗廟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又曰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又朱子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事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

那事承做不得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此皆就動時言主一也然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則無事時及事已過時又不可有專主亦可見矣朱子敬箴云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適字亦訓主言主於所當爲之事而無他主非不可他往之訓也且人心最活不肯一刻寧靜而每以習慣者爲之主旣不能無專主則必不能主一卽如人一心專主讀書至於應客時此心仍在書上則不能當應客而應客以得中節之和故發不以時紛然無度

雖正亦邪皆有所專主之爲害也不能無專主則必不能主一故曰無適之謂一若云無他適則無他適卽是主一又何必言無適之謂一乎無他適之訓建安葉氏云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其主乎我我字亦已有病臨川吳氏曰凡事主乎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旣曰凡事凡念則止說得動時該不得靜時矣夫以初學言則於動時把握此心工夫爲要此先誠意而後正心也以本末言則必靜時心無偏主而後能主於一此主靜立極之理也要之徹動徹靜

徹內徹外總是一主一而無偏主此事旣了此心便還他虛靜彼事又來此心依舊照徹敬字之義始至今且就動時說則無他適之訓亦似無害然云無所往則於文義亦終未安也周書云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左傳云狐裘蒙戎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適字皆訓專主而今人多讀作適往之適其誤久矣至若智仁勇三字則又不可執泥如時習中自兼明善復初卽以善及人亦自兼講學輔仁事明德中兼格致誠正而新民中亦自有知明處當事然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則智以

知明守固言仁以施及於物言智體而仁用也故可以時習言智朋來言仁若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則又仁體智用則以時習爲仁朋來爲智亦未嘗不可矣蓋智仁勇三字可以任橫豎說不但時習章及大學首節卽如天命之性亦可云智之藏率性之道亦可云仁之顯脩道之教亦可云勇之大生知安行皆可云智故大舜智也學知利行皆可云仁故顏淵仁也困知勉行總謂之勇故子路勇也此皆不僅僅以知行分智仁而以靜體動用及氣象體段言之耳然此自別是一義而學字中

明善復初自有正解無庸執此疑彼也所囑司徒公讀論勿藥讀史隨筆及冢宰公古方略三書跋尾茲已脫稿寄上但自愧不足以續先賢之尾耳近欲從事尚書若賢將古本傳註及

御纂寄付以備參考甚爲幸事鄉試之行罄無資斧未可預期如中秋到舍一晤則有朋之樂亦更深慰鄙懷餘言不盡

答余秀書書

接來札知尊大人貴體違和惟秀書竭力侍奉至誠感神必應無慮忠南閣之赴祇以族中慫慂聊

復一行至於科名得失固久已度外置之矣書經詮義原稿了難記憶今幸得睹

御纂可以廣所未聞他日書成實賴秀書之力再囑者四書詮義尚有三卷在秀書處愚於中尚有一二考核未詳不能愜意處望遇便寄來以便刪改餘不敘

答余秀書論卦變及困知記書

歲首接來札知賢弟雖苦孱弱用功不懈深爲喜慰賢以卦變之說爲疑前書倉猝未罄所言茲復爲申明之卦變之說自漢儒已不能廢雖王輔嗣

不取其說而於損益隨賁諸彖傳仍不能不以自泰否而變言之程傳則以卦變皆自乾坤雖其爲說不同其不能廢卦變則一誠以彖傳有損下益上損上益下剛來而下柔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等語不以卦變言則不可通也不以卦變言則損澤益山何不可言損山益澤而風雷交益亦非必損風益雷隨可言剛下柔何以言剛來而下柔賁可言剛柔交錯何以言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且剛下柔者不獨隨剛柔交錯者不獨賁也卦變之說旣不可廢則不可不求一至當而自

然者以爲之準如輔嗣伊川說謂變自泰否變自乾坤則隨之剛來下柔何以不爲九三九二而必爲初九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何以柔之來必爲六二而剛之上又必爲上九孔仲達之說尤爲牽强又何如朱子之卦變祇上下互換一爻之爲易簡也他如訟之剛來得中遠取之乾何如近取之遯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遠取之乾何如近取之訟乾卦三爻固未嘗分一爻來下卦也謂彼卦不當變此卦則乾坤亦不能變出六子謂乾坤可互交而成六子則他卦交易變易又

何所不通況上下互換之間雖變而自有定則存焉有出於自然而不可亂者乎卦變固不過易中一義不甚要緊然聖人既有其說則熟玩其說而得其所會通又何嘗不令人手舞足蹈願秀書再涵濡而靜見之整菴困知記徵王湛即心即理之失因欲盡撇却氣字單提理字謂理氣不分二物氣止是理蓋欲人於氣中認出定理而不反認氣之虛靈爲理故其說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理祇一本氣即理之萬殊蓋其旨主於性無不善而不肯合性與知覺以言心也此其意亦未嘗不善抑

知理固止在氣中而氣之橫流不能皆合於理故雖天地亦不能無憾則理氣不能不分爲兩物矣道心固是性善然道心著在心字上又加一微字則心體固不全是理而微者正於用始見矣整庵固自謂困知其所見多由於苦探力索而自珍所得遂執以終身其立論之不可通處又不可以不明辨矣此其醇疵非尺幅所能盡悉茲因人便特將困知記原本及愚讀困知記一本一併付閱久疎音問意常歉然更祈自玉以涵泳於道德之淵源游衍於先儒之廬宅是爲欣幸

答某書

承示數作氣體俱厚而搆思亦沈所欠者琢磨之功爾顧琢磨之功不在辭句仍在經解果能於經義深思有得而探其原則胷中物事與聖賢之語若合符節因題而發之自無瑕纇矣韓子所謂非聖賢之書不敢讀非仁義之志不敢存以至於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則有志於文者之準則也但以投時好則不必然簡鍊揣摩時文自多可師法矣如士也有志則遇合聽之在人有非可詭遇獲者而詭遇亦未必皆獲則吾愜吾心可矣況必謂天

下無眞知文章者亦視一世太薄君子不其然也
文有回環之法此作文些小家數不必持此語爲
家當且實有不當回環者在賢已見及之矣法無
定法而具於題相題行文理精者法自出焉若天
之行四時而生百物有物有則而天豈以成法拘
也此亦可以知所務矣又問以何者爲吾人之事
何者爲聖賢之歸而以靑紫爲末務與言及此吾
黨深幸但吾人之事聖賢之歸則有非數言所可
盡今欲以數言盡之則亦惟反求諸己而已吾人
持筆作文豈嘗有一字一句非聖賢之言但非身

所有言之終不親切今誠潛心於四子六經而於聖賢之所言者實體諸身聖賢所是奉而行之聖賢所非用力去之則聖賢之歸豈復外是出言有章聖賢亦豈有意於言而以觀六經四子天下大文章豈能有過焉固不必舍躬行而別求之文文行亦原非兩事也惟高明試身驗焉

又答某書

前所詢理氣之分答辭倉卒未盡其蘊茲因盡性至命之問而更詳之論理氣本原卻非有二物天地生物只是大氣磅礴絪縕化醇而已而氣之一

動一靜循環無端則確有動於自然而行乎當然者如春則必温夏則必暑秋則必涼冬則必寒皆自然當然之運則其自然當然之運實有其所以然而爲之樞紐者矣指其自然當然者而名之則謂之天理卽形上之道天地之所以然而根柢萬物者卽此而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地之生人生物莫非此理故人物之生各得是理以成性而道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自然而然謂之率性其各有當然卽率性之道也率耳目之性則能視能聽此氣之靈也而自有當視聽不當視

聽者主乎其間人皆知之率口體之性則能言能動此氣之靈也而自有當言動不當言動者主乎其間人皆知之餘若爲子則知當孝爲臣則知當忠鳶則知其必飛魚則知其必躍有物有則皆莫非率其自然而循所當然眼前道理而道之不可離亦可見矣但理無爲而氣有欲理本一致而氣則不能無淸濁厚薄之殊人物所各得之氣不能無淸濁厚薄之殊則所具之理亦不能無純駁偏全之異要其在人者則自然當然之理原未嘗亡惟是從其氣之所流則或拂於所自然當然而不

能不離乎道理與氣之不能不分而爲二也主乎此理之正而壹順乎自然當然則氣質可變化而理固卽心而存斯氣之原原未嘗不以理爲根柢也第是人之氣旣不能無殊而氣之欲又乘其所偏以動則於所性之理有所蔽而昏有所累而蕩所以貴戒懼愼獨以變化氣質之功焉卽物窮理以致其知反身循理以履其實如爲子則深求事父之道必如何而後爲孝爲臣則深求事君之道必如何而後爲忠一有所視則必思明一有所聽則必思聰旣知其理之當然而不惑於疑似則實

踐而力行之是乃所以脩道也脩道之始痛割人欲以循天理是不無勉强之勞然理順則心安循之以久而熟則所得於天之性自無不盡所性既盡則天之命我者自我而立而動靜皆與天合聖賢之功不過如此其實則脩道盡性至命乃人之所以爲人而能自異於物者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如懵然於道不著不察以至氣之所流拂其性而自棄其天則人與物又何異焉故聖賢匪異人任而不爲聖賢則是不爲人也然則理氣之分與道之所以當脩性之所以當盡命之所以可至亦反

求諸已一體驗焉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疑乎

再與余秀書書

秀書近學學識愈益深醇知踐履愈加篤摯嚴密方正氣象大似伊川近今未易覯也然以魯得之故識見亦容有未化處說經有求解太過而一時未深到處茲爲錄出印以愚見惟秀書一相參正焉

胡傳云以夏時冠周月謂周正建子非春而孔子冠之以春也後於春正月巳卯烝傳又云用周正記魯事者亦以周正建子而烝爲冬祭也烝魯烝

也書春正月則似烝爲非時其實以周正記魯事則非以非時書也以再烝見瀆書耳此與周正非春而孔子冠之以春同意非自相矛盾也但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此意已自不是矣

陰符經非太公陰符之術彼固明言知之脩煉謂之聖人矣然老子所云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孫子云守如處女出如脫兔皆與陰符同意不徒以殺機賊盜字面也兵家之言實多本於老子無容諱也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固所以順天時

也若男女相奔此男女之罪然爲父母者當有以禁之如家人有罪罰在家長奔者不禁則罰其父母宜矣若猶及也言有私奔者而父母不禁及非有大故而不用令者則皆罰之連下句之解是也然必於中春時者奔亦民所時有媒氏一官焉能徧察其察之罰之自應是鄉卿州大夫及縣邑之長之事媒氏掌萬民之判則因中春之會男女而綜覈之耳非必於中春而始罰也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謂奔者爲娣姒所不齒以傷人羞惡之心如穆姜不肯以叔肸之妻爲姒云爾如云六

禮不備則謂之奔則民有不能備六禮而娶者遂使之終身不得與夫敵體此於情理又甚不安矣宜更詳之又嘗論之處女而奔此要君而求仕者也孀婦再嫁此亡君而事二君者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然使其從一而終則非有二天不猶愈於改節二君者乎孀婦於理不可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義理之正固然然市井凡民亦往往娶孀此雖先王不能盡禁也禮嚴大節而法亦未嘗不順人情奔者止於罰令人視孀婦再嫁以爲常而獨嚴以律奔失平反矣

天地間物事無物不足爲聖人師蓋即器見道象數之迹至理存焉惟常人忽之而不知察耳然河圖洛書則安可謂無深意但天地則非有心也古人紀年月日時不以一二三四而以干支則干支亦非無深意矣甲乙自屬木丙丁自屬火戊己自屬土庚辛自屬金壬癸自屬水十二辰方位亥子在北寅卯在東巳午在南申酉在西辰戌丑未位於四隅北斗所建四時之運皆然干支之分屬五行固也但後人因之生出多少術數來則破碎支離而不免於誣民惑世矣大易且淪於術數而

何況干支也
文周繫易取象非有所拘偶觸一端皆成至理如
乾龍坤馬皆是文周之意又如天澤爲履地澤爲
臨蓋本以兩象名卦以天履澤以地臨澤也文周
彖爻則多主卦體而履以說履乾臨以陽臨陰自
下而上與伏羲名卦之意有不同皆自六十四卦
已成之後推說也如賁二曰賁其須賁三曰賁如
濡如晉四曰晉如鼫鼠則分明亦有互卦之象但
時或取之非有滞泥耳後來儒者或忒把互卦當
事如鄭氏焦京及朱漢上林黄中輩是乃至失於

穿鑿也
卦變之說姑置不論五行生成之位數先後則河圖洛書點子俱極分明九疇一五行一節尤其明著於經者太極圖說亦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其先後次序不可誣矣但水火木金土者乃舉有形之物以名無形之理氣故不曰五物而曰五行如道路之道移向上說天道文理之理移向上說天理皆此類也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地二生火天七成火天三生木地八成木地四生金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地十成土河圖明見一六居北二

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生數在內
成數在外一生一成兩兩相合安得有一與二三
與四可相合一與十二與九亦可相合之說葢靜
極初動陽生之始有潤澤之理動極初靜陰生之
始有燥烈之理陽始天一也陰始地二也方動而
動陽來而生方靜而靜陰反而歸動之動天三也
靜之靜地四也陽奇陰耦故陽行於三陰始爲二
至其沖和則陰統於陽而其數五其行爲土此非
有物假物以名然氣以漸而著形以漸而堅理以
積而大水火木金土其序固然也至於六七八九

十之爲成數則固非天一已生水俟至地六而後水成然水生於陽而成於陰火生於陰而成於陽即其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之性情而可察焉而既以一二三四五屬之生數則五行之成數自以六七八九十爲次矣此等處都須看得活非可以著意泥迹求也但河圖自是一五行生成之次序方位而聖人因圖畫卦則又於陰陽之數別有會心全不與五行相關朱子本義於天數五地數五節只就河圖說河圖故仍五行言之又不關作易也大衍之數節則又本河圖而說到用蓍伏羲蓋因

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以畫卦而取中之天五地十以用蓍繫辭傳此章專以蓍筴言也

解經不同固無害於大義上不走作可矣然欲於名理中必求一是則又不可孤執已見而一概抹卻象數方名也惟秀書更涵泳之

答梅菴再姪問葬禮書

承問許宅祭葬事宜及代作奠章祭文紱不敏恐膠滯而戾於俗然又恐虛子之請茲約考古禮斟酌時所可行者俾子擇焉古禮將葬則先期告殯書儀徧告於親友所謂告啟期也及葬之前夕既夕奠於時啟攢則接

行祖奠如生人之將有行而祖餞也既祖奠則奉柩以朝於廟如生人之將有行而先告於祖禰也後世或以柩重難行則奉魂帛以朝祖儀禮用重後書儀易以魂帛文公家禮魂帛者即今殯前所設用絹所寫之神位也既朝祖而後遣奠遣奠遣喪車就道以行也以柩朝則遣奠於廟以魂帛則奉帛歸而遣奠於家可也就行及葬所既窆方下棺掩土則奉木主於靈車今人於此有點主一節以歸其魂帛則偃置木主之後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於時喪主及羣子及婦女賓客親友皆從之以歸反哭於廟不於廟則於家親友皆弔所謂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哭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

矣於是爲甚今人不行朝祖之禮而祖奠遣奠合只一奠於禮已簡至拘於俗忌則既葬易吉服而反不弔而反稱賀此背禮之甚必不可從者也墓上之事如掩土築墳之事則子弟羣役爲之別使子弟再告於后土古使其臣今人無臣使子弟今則使賓客之有爵者○前開塋域已告后土故既葬則再告之喪主既反哭受弔則覲虞牲前此皆奠而已至此乃以牲祭故覲之日中而虞古人有尸男用男尸女用女尸今只奉主以祭所謂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其魂帛則擇潔處埋之後世有改葬者改葬亦非古然或有不得已者則虞於墓側此以前葬時既立主故於改葬則奉主往以臨覲之因而虞於墓側然後復迎歸也今人於既窆則祭於墓此固

非古然亦虞祭之事或從之可也葬後間一日再虞又明日三虞（古人葬用柔日是日既虞則變用剛日再虞柔日三虞也）又明日卒哭（皆祭）有所謂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歸也（時未祔廟故恐未有所歸）又明日乃奉主而祔於祖（有祭○古人祔祭併祭死者之祖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婦人則祔於祖姑）今人無三虞卒哭之祭於禮已遠而祠堂非有昭穆第奉主上堂之祭亦於祔為近似耳已祔則仍奉主而几筵於寢（郎家中）古也今許宅若於上堂祭後仍奉主歸家是則正合禮意矣於後一期而練（小祥）再期而祥又中月而禫（間一月也合前再期則二十七月）既禫之後遇吉祭而遷廟

古人有昭穆則有祧有遷今則非有祧有遷奉主入廟而已喪禮於是乎備矣但古人葬有常期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不及期曰渴葬過期不葬曰不能葬不能葬者雖過三年斬衰不脫大小祥祭不行如十四年未葬則十四年不脫斬衰矣其於葬也行禮皆如始死之三月此以士禮言之既葬之後亦三虞卒哭祔廟而几筵於家踰月而練又踰月而祥又中月而禫既禫而後反吉如既葬而改葬則亦緦服三月蓋古人之愼終哀死而情事未盡則不敢卽安也如是愚常殷殷古禮而慨末俗之日偷也無可與語故因姪所問有近古

之意而備言之其各奠祭之文邱瓊山所述文公家禮中者本甚簡質可用但十四年而後葬爲禮之變則奠章祭文不能盡依舊本而上堂之祭亦于祔事稍有不同茲皆幸筆成篇期於不失古意以復更祈酌之文皆不復入稿

答詹庾南問以律正音書小註皆繫答書原本

音律一事經生家紙上空談而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又徒守其器而不能致察於其所以然是以本末衡決竟至於成兩橛今欲詳言之則非累幅所能盡欲約言之又終於無所發明學者欲達

其原則蔡西山律呂新書所宜詳玩而勿為諸家旁說所惑然未諳絲竹兩耳既不能辨宮商而又加之厭煩不耐之粗心則雖有律呂新書亦無從看得入也究竟律呂祇在絲竹中亦本非高遠無憑之事今樂譜合四乙尺工即宮商角徵羽也宮合商四角一徵尺羽工其有勾凡二字即古人所謂和繆和變宮繆變徵因角與徵羽與宮之間相間兩律音頗難和故加變宮變徵二聲以相承接也勾即變徵凡即變宮今人又因角乙難和乃廢勾字而用上字至如商曲則竟以上字當角字而乙字亦廢不用失之久矣又有六五二字即清宮清商也清宮六清商五此二字宮商反小於徵羽亦不

宜用

簫笛所開之孔有疎密上下方響之有厚薄輕重方響即今韻鑼琴按指之有上下往來琵琶安柱之有遠近則皆所以按律以正音也簫笛皆開六孔并管端直孔為七孔即每宮所用七律長短之度也但今人所制樂器以其開孔之上下疎密亦不能細按律度耳○姑以應黃鐘一宮之器言之如洞簫六孔全開則吹氣自管端直出是最長應黃鐘律而聲得宮合也開近下一孔則稍短應太簇律而聲得商四也又開次上一孔則又稍短應姑洗律而聲得角乙也又開次上一孔則又稍短當以應蕤賓聲得變徵勾今人則孔略近下用以應仲呂律而聲得變角上失之矣又開次上一孔則又稍短應林鐘律而聲得徵尺也又開次上一孔則又稍短應南呂律而聲得羽工也又開最上背孔則最短以應應鐘律而聲得變宮凡也○十二律皆可起宮而每宮又用七律以正五聲二變姑以黃鐘一宮言則黃鐘最長為宮合三分黃鐘之長而損其一分則下生

林鐘爲徵尺又三分林鐘之長而益以一分則上生太簇爲商四又三分太簇之長而損其一分則下生南呂爲羽工又三分南呂之長而益以一分則上生姑洗爲角乙五音已備矣又自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爲變宮凡又自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爲變徵知此黃鐘一宮所用七律也黃鐘一宮中上下相生不得及仲呂故今人用仲呂上字者非也十二律上下相生循環不窮但至仲呂轉生黃鐘則不及黃鐘本律之長而別爲變律今人只知音止於角姑洗數窮而不行却不知另有行法但變宮變徵不爲正聲不以起調耳謂今人律窮於姑洗不行此又時下講章之誤人也

之轉弦換調即十二律之還相爲宮也十二律皆可以起宮

每宮又各用七律爲五音二變如用大呂爲宮則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鐘爲商夾鐘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仲呂爲角仲呂下生變半黃鐘爲變宮變半黃鐘上生變林鐘爲變徵如用太簇爲宮則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鐘爲羽應鐘上生蕤賓爲角蕤

賓下生半大呂爲變宮半大呂上生夷則爲變徵他律還宮用律可以此推未能盡述○古人移宮換調十二律各有應律之器用不相混故五音可無不正今之簫笛琴瑟則不能別十二律各爲一器而只一器用以轉換如吹簫者可以第二孔用作合字第三孔用作四字亦可以第三孔用作合字第四孔用作四字則雖亦成聲調而徵羽有反大於宮商者君臣民事物之序亂矣此樂記所謂迭相陵也　今使簫笛之孔疎密不應律度琴瑟徽柱上下不守常法則吹之彈之皆不成聲調矣此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六律祇在絲竹器中但今人不知按律以求不加詳察耳如能以古人經傳合之今之絲竹而審其疎密長短之度聽其清濁高下之別則以三分損益之法求之自無不相

合今之樂器雖不能盡合律要所差亦大概不遠矣無柰今人只作八股不得閒工夫及此又兩耳全然不辨聲音則亦終無如何空談固無益也今更欲約而言之則十二律之長短有度而聲音之清濁高下無常以有度者範無常者而使之就範範字今曲譜通用犯字如二犯朝天子三犯江兒水之類其犯字本皆當作範字也然後其聲之清濁高下始得其正律度長則聲濁而平律度短則聲清而高正而後曲諧是則以六律正音云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而道亦器器亦道道固不在器之外也音聲亦猶是形而下者耳顧不習

其器何以知音不審其音何以知樂古之人所以不離琴瑟今懵然於器而欲空談樂理本末安得而不衡決也哉立談之頃其惡能盡之

與余秀書書

久疏問訊渺渺予懷惟秀書日就月將自可不言而信今歲得道周來與予共處道周沈潛懇到可謂有志於學雖於見處未能真切然與言名理時多領會蓋其平日之得益於秀書者已不淺矣旅館中得此良友心志爲之怡然深拜秀書之賜

答洪霖雨書

六經本身心之學所問置閏之法及極度高下此可緩第二義也顧讀經而凡有疑義亦豈可置之不考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亦可見實在留心經學與今世之鹵莽滅裂以治經者其相去逕庭遠矣置閏之法自有密率積算非可大概得之如所云每歲氣盈朔虛所餘約十一日此大概云爾密率算之則每歲實不及十一日秪得十日零十時半強凡日法分九百四十分凡月法積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每月積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爲二十九日七時有奇蓋月行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

口三十刻（四個時辰不滿）已一周天乃又行三十度追及日以與日會（以一月之間日亦右旋已三十度也）自前朔至後朔凡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爲七時強）差四百四十三分爲不及三十日之數每歲十二會則月之不及日數者積五千二百九十二分（計少五日八時半強）是爲朔虛而日之不及天度四千九百三十五分（計少五日二時強）是爲氣盈合氣盈朔虛每歲其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計當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是則十日又十時半強也）積以置閏二歲得二萬零四百五十四分三歲得三萬零六百八十

一分爲置一閏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討之合用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七分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爲一月而仍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四歲加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則積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分五歲加積二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分再置閏月法當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則反欠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六歲又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除舊欠四千三百八十三分仍餘五千八百四十四分七歲積一萬六千零七十一分八歲積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分三閏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

十九分則又欠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九歲復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除舊欠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仍餘八千七百六十六分十歲積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三分十一歲積二萬九千二百一十八分四閏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則仍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二歲合積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分十三歲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分十四歲得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二分五閏則仍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五歲合積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分十六歲積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七分十七歲積三萬

五千零六十四分六閏則仍餘七千三百零五分十八歲合積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二分十九歲合積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正合一月之法故七閏而無餘分矣顧此亦大率作此算法耳如限以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則月之中氣猶未免有入下月者故成法當以越三十二月而置閏而今法日行有盈縮冬春行盈以有空度夏秋行縮以有共度節氣有疏促以日月之行各有遲速故交節以有疏促疏則十五日入時而始交一節氣促則十四日十時而遂交一節氣夏秋疏而冬春促也則又不得正三十二月總以中氣至晦而遂置閏閏月望前半月終前月之氣望後半月

領後月之氣也故閏月無中氣是也今法冬三月及正二月鮮有閏者以冬月之節氣恆促則中氣不遂入下月故也經星二十八宿之度以赤道分赤道中分天腹朱子云天體如一盒子赤道乃南北兩邊合縫處是也天體之緯度也卯酉橫線圈也二極出地高下之度以嵩高之下爲土中而言嵩高之下當北極南五十五度在赤道北三十六度又正子午線不偏東西也天體之經度也子午直線圈也天何嘗有度以日行天所不及之度爲一度所謂日右旋一度也度無可識以經星二十八宿之可見者識之日行天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復於故處卽一歲之日也如舊歲冬至日在箕一度今歲冬至日又行至箕一度是爲復於故處故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即三時辰也）天體渾圓其緯度一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經度之周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矣南北二極對持乃天之樞軸不動處（如車之有車軸）不動乃所以運周天之動而左旋不息也中國在天中實在赤道之北以嵩高爲土中則嵩高實當赤道下之北三十六度去北極五十五度故北望北極而見其出地三十六度自嵩高而南去極六十七度則夏至日道（去嵩高南十二度）又南而去極九十一度餘則春秋分日道（此正當赤道而去二極遠近均在嵩高南三十六度）又南而去北極一百一十五

度餘則冬至日道在嵩高南六十度凡云日道者日行黃道也黃道斜交赤道半在赤道內半出赤道外其遠軌皆二十四度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爲冬至在赤道北二十四度爲夏至其正交赤道則春秋分也又南下及地則去北極一百四十六度此亦自嵩高望之云然合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即天之半覆地上者也而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是南北二極相距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合之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矣此子午經線也南北二極不動而東西旋運不息近極者其旋圈較小遠極者其旋圈漸大至赤道當天腹則其旋愈大故二十八宿之運每半見天上半在地下也望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則凡在極之前後左右凡三十六度之星如紫微垣左右籓及北斗文昌諸星皆是皆得恆見不隱雖亦左旋而不入地下故周圍有七十二度一規為恆見圈極在此規之中心其去前後左右皆三十六度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則亦七十二度為恆隱圈也然此皆據嵩高下為土中言之也以嵩高之下為土中者以其地得寒燠之和陰陽之節而土圭測日則八尺之臬以人身為度也夏至午中日影適一尺五寸與土圭合土圭尺五寸蓋三其五為合三才五行之數也故以為土中也測影之法在日南則影短多暑在日北則影長多寒在日東則影夕多風在日西則影

朝多陰此見於周禮大抵南北相去二百五十里則影表之長短差五分（五百里則差一寸）其望北極也亦高下差一度（五百里則差二度但此須以直線計不得以鳥道計）如嵩高而北五百里則望北極出地有三十八度矣（夏至午中影得一尺六寸）又北一千里則望北極出地有四十度矣（夏至午中影得一尺七寸）又北二千里則望北極出地有四十四度矣（夏至午中影得一尺九寸）自嵩高而南五百里則望北極出地祗三十四度矣（夏至午中影只一尺四寸）又南一千里則望北極出地祗三十二度矣（夏至午中影只一尺三寸）又南二千里則望北極出地祗二十八度矣（夏至午中影只一尺一寸）

是以明成祖北征遠涉沙漠而至於南望北斗以地愈北而見北極出地愈高也交趾古日南郡交趾之南夏至日中無影以去赤道下只二十四度故也其望北極亦祗二十四度在地上矣至占城真臘蘇祿諸國則夏至而日影反南指古所謂北戸之民以其地又在夏至日道之南故也唐志有海外星占謂舟泛南海中望見南極諸星皆歷歷可數此雖吾人未涉其境未嘗親見然而理固有然矣西學謂地毬亦正圓古人云地方者以其體靜而謂之方且人處地面則體國經野必以方計

之云爾

國朝時憲日書其所載日出入晝夜長短有南北之不同以經度之去極各有遠近故也其四時八節交度遲早有東西之不同以日行緯度人所見有已至未至之不同故也此亦影夕影凡此非細朝之理也心探討推算詳密則未易以了然於心先儒有云尚書難看如羲和章便須胸中有三百六十度底天在正謂此也其於身心似非切務然靜研而得之會心則殊覺天之行健不息而有其自然當然者竟默契乎胸臆間不覺手舞足蹈霖雨其庶幾

領之乎抑猶俟有進歟

答余秀書書

暑倦撩人客心孤迴病中適接雲翰如獲百朋之珍科塲一事不惟無意於行抑且病不能行但欲俟新秋作歸計以攝養病軀耳吾輩居貧守約久已安之夫何待言第是吾道之孤鮮可告語偶有一二同志則又不獲相聚意惟是尚友千古著述自娛無如血氣漸衰精神日憊自舊歲以來竟未嘗執筆作一正事而徒以役付雜務以有用之光陰擲之無用殊可深惜三禮之書久思從事乃家

鮮藏書無從肆爲考悉若儀禮經傳通解嚮嘗自友人處借觀一過及今竟無錢可購即購之亦難猝得且老病益侵而三禮煩多非數歲不能卒事是以屢欲提筆輒復中止昔朱子惓惓三禮而終未及成書後以付之黄勉齋 愚 今日則可付何人也然而禮經之不獲折衷也豈其中或有天歟秋間 愚 準在家秀書若能過舍相晤甚是幸事貴體多恙所宜自玉頤養攝生亦未嘗非學問也謹此裁答不盡欲言

答洪霖雨書

吾發之有朱子千百載而一人當日雖親炙其門如二滕者所得亦無可考況百年而後如三胡輩以言升堂或庶幾焉以言入室則概乎皆未之及其遺書鮮睹其雜見於經解大全諸書者可考也顧詣力所至有淺深而用力則已甚勤其用心則已甚苦乃今人名利薰心則視前賢理學諸書皆祗覆瓿之用其子孫亦不復能守而殘書幾無或存傷矣霖雨乃概然有志欲爲網羅收拾掇其精蘊勒成一書又欲贊好古而有力者鐫其全書以還眞面目文獻有徵先賢不死甚盛心也紱至愚

不肖又苦飢寒穉弱之年每鬻書以資口食迄後奔走四方心不忘學則往往效匡衡故事傭於多書之家而不取其值因間得竊其書而讀焉書多雜亂無章然會通亦時有心得又其後設席訓蒙乃獲以館穀買書數年之間經書乃略備先儒性理亦時得窺半豹焉顧此皆人人得讀之書而儀禮經傳通解終於無從置買心常闕然其他難得之書則又往往於友朋處得借閱之故謂 紱 為博聞强識則或有之謂 紱 家為插架必饒舊本則實無可應付也 先太傅中詮一書家藏舊有二部

一部授小壻余能昭其一部則被友人借去失於檢點竟至今無可復覓其書版藏葭六舍姪家但須買紙百十部方好動手刷印若止一二部則難於起手霖雨謂宜付書肆印行則易於流布此言甚是但家藏亦不可無版若能斂貲付書肆另刊則爲尤妙而族寒且不肖襄此者未必有人空言無益也 紱承中詮家學惴惴唯恐失墜是以雖極困躓而積學益苦以爲性命之理不合內外精粗而研悅之不足以見此理是非之實聖賢之學不從實踐力行以體驗之不足以臻大學至善之歸

故凡有所著作皆自心得發之不敢隨人聲爲附和易詩書詮義皆有成書四書詮義及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書亦已成而尚欲更有斟酌餘若先儒之書亦每各參末論竊自謂朱子而後迄今五百餘歲微言欲絕大義多乖其眞能篤信朱子以升其堂入其室默契其心而發揮其蘊者　敍竊有志焉惟是三禮之書一則苦於家貧不能置書欲動筆而無可參考又且老病日侵心長手短恐終廢閣耳書卷煩多非數千金不能刊刻卽使有人刊刻亦未必卽行第是天理常存則吾書必無

終闕之理以觀（小兒及穉孫）亦必不至委家學於草莽也書經詮義四書詮義在藍渡館中易經詮義在（小兒）館中詩經詮義及春秋樂律等在家霖雨不棄或不妨伻人取閱也病中草草不盡所言所問三條另楮答覆

張程少年皆嘗濫於禪學朱子之始爲禪學且得其說以成進士朱子嘗自言之不足諱也惟其初之所得於禪者深故其後之辯之而闢其邪不遺餘力者亦最爲詳明親切語類可考矣其僧之爲妙喜（愚）少時於他書亦曾見之而今忘其爲何書

然其所得於禪者則或并不止得之一人要之朱子秖自言所會一僧而不言其名蓋鄙之爲不足名也以朱子所鄙爲不足名者而今人又必求其名以寳之殊可不必也毛奇齡李紱等所著之書皆宜急付之秦火否則亦宜比之於姦色淫聲以遠避之無置案頭以汚學者心術

今文尚書合舜典於堯典梅賾所上孔傳雖分堯典舜典爲二篇而舜典篇首亦無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其篇首有二十八字則姚方興所得於大航頭者陸德明不取大航頭本亦是除舜典篇

首二十八字耳二典自若也然孔傳中所引王云馬云則非必出於陸氏釋文亦未必孔傳之所本有蓋孔傳沮於巫蠱而未得行則民間私傳其篡入後儒之說者時多有之至仲達作疏時亦只通錄之以爲孔傳而不復能識別矣詩之毛序亦非出毛公一人之手其王云當祗是王肅上帝天也其說爲正馬則當是馬融融爲鄭康成之師其說固多雜緯書王云馬云皆民間經師所引而雜入孔傳中仲達所不能識別而統錄之爲孔傳者若陸德明則不肯用馬鄭之說也篇首二十八字之或錄或棄亦猶

是矣

墟王二字怪僻已甚即昌大之訓亦屬牽强搜尋人所罕見以矜博洽此今日時文大病此等記載似并不必留心荀子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此言可法竊願霖雨爲學反諸身心切己而求之不勝企望

東吳雲友同遊浮蓋

浮蓋多奇秀聞有三十六寺皆占名勝在北所望見者惟百花巖及裏山疊石三處前者約栗素菴

輩同爲此遊不果惟雲友性好探奇嘗縱遊武夷爛柯諸名山似此盆盎間當不足以入目顧今茲風和日麗試與雲友往觀彼山戴幽石被新綠遊絲縎目野鳥啼雲奇巖邃谷間當亦倍有生色而回矚平疇俯闞郵落水柳山花一望如繡寧不可滌我塵襟一舒青目.

荅金華朱萬光小柬

弟偶得寒疾使我耳目不獲呈其聰明手足不能用其便利殊爲所苦惟睡夢中乃反覺光怪陸離文思怒發然又苦其過煩適接雲翰病中躍然神

思頓爽亟坐起讀書乃知兄亦適染目疾又愀然嗛之謂天下固無可病之人亦何為獨苦此孱弱窮愁異地之教書先生歟夫病之為道能令人勞能令人逸能令人憂能令人喜斯其術亦已奇矣若以為不能節慎之故則吾輩豈猶是不知節慎者不可解也今幸病已少間無勞遠慮勉脩寸楮奉復兄目疾更無庸自憂俟弟病痊來探時兄目光會已炳然如炬矣

柬友人遊曲水

値深秋澗水盡落山石爭出曲水正可一遊不識

君有同志否盍此際空中之翳盡消潭底之天始淨一派虛明澹宕致足盪人胸次試與子共坐溪頭識取江山眞意更不必攜酒與魚效蘇東坡名事

寄祝耦賓小柬

省城幸晤深愜素心愚以枯槁之身自問不堪入世而屢仗吹噓知耦賓古道情殷大異俗腸齷齪也客途話別未罄綢繆茲因羽便附候重陽後專聽好音卽此預賀

與余靈昭小柬

世途艱險平地風波覆雨翻雲念之使人於邑雖
大吠宵行自可坦然置之不問然賢壻見機遠引
以免卻後來口舌是亦勢所宜然但辜負諸東盛
心耳秀書今歲行藏未知何似亦時覺往來於懷
大抵貧阨自吾人之常固可安之若素也又聞懷
靜先生棄世反袂掩涕悲不自禁柰道遠未能赴
弔道周處希爲道意勉以節哀順變餘不盡言

雙池文集卷之四終